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文學概論

(三)

亨德著

傅東華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學 概 論

(三)

亨 德 著

傅 東 華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第二編

第一章 文學的閱讀和研究之目的

在這裏，「文學的」這個名稱我們是用它的特殊意義的，和科學的，哲學的，語言的等等名稱不同；實在，和凡屬於專門或專家性質的任何種類的閱讀都不同。在文學之任何的真正定義上，總都着重在它必須用非專門的形式來表現，而在這種形式時，必須爲一般人都能够了解和感覺趣味。因而，凡是可以正當地用着文學的這個名稱的書本，必須是在內容，方法和目的上，都像這樣子非專家的，即必須是作家思想之書面的自由表白，因爲這種思想常必用可理會和領悟的形式傳導給讀者，而其中想像，感情，和趣味三件東西必特別顯著。這樣，我們在這裏應該指出來，因了文學的這個名稱的這樣解釋和應用，竟致在美國教育史上從沒有一個時期會使這個特別題目獲

得一般教育界的這般注重過——我們的閱讀的直接間接目的是什麼；從最賢明的指教和經驗而採得的最好方法是什麼；而尤要的，我們的閱讀的題材應該是什麼；在那幾乎無限種類的作家之中，那幾個應該認為必要的，那幾個應該捨棄；以及這種的閱讀和我們一般的知識生活和工作之間有着怎樣的關係。自然，這一些論題現在是都居於前列的；一部分，這是劃出現世紀初期那種一般的精神醒覺或學問復興的結果；一部分，也是現在美國人對於圖書館興味增加的結果和原因；而同時，也因為對於文學之廣泛親切的認識已經前所未有地成了一個受教育人的必要的標誌。讀書淵博，已經和受好教化及好訓練一般的重要；而特別是受過自由教育的人，在這一方面的任何的疎忽，已成爲十分不可原諒的了。當英國大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說，「我倘若讀書和別的人一般多，我也就和他們一般愚昧」這句話時，他斷然不是指斥對於書本的博識，只是意味着多數人讀書太缺乏自己獨立的見地，而專去信任書本，就是因對別人意見的奴隸的模倣而致失誤了讀書的真正目的。培根論文中，有論學問一篇，實際是一篇關於讀書的論文，也是近代英國文學開頭時關於這题目的真切的議論，他的主張是每個有見識的人都應該熟悉名家的著作，而尤

其是他的本國語的名家著作。

現在着手我們對於這题目的專門討論，第一步可以先問——什麼是文學的閱讀的首要目的

第一就是「報知」或「啓蒙」。我們是爲實際的用途去尋求事實和真理。像培根說的，「讀書可以造成一個完備的人，因而如果一個人讀書不多，他就不得需要很多的獯狡，藉以裝出知道他所並不知道的東西。」文學的素養是文學學生的第一需要，而這就決定了他的工作的第一目的。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麼是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文學的資料，藉使書本的攻究者得有所需要的知識可供運用。就在這裏，我們看見了圖書館作爲一種教育機關的重要的任務，就因它是古老英語所說的書籍的棧房，爲探求者而設的知識的寶藏，取之不盡的供給根據地，而且永遠邀請探求者去作事實和真理的新發見的。無論對於生手或熟手，圖書館的目的都是供給他們做一種探討或研究的地方，而它在這方面給人的便利愈多，人所能獲得的結果也必愈豐富。從特別的慣例上說，我們有所謂「參考圖書館」，就是一個供學者們作參考工作的所在。但是每個圖書館都可從最

好的意義上說是一個參考圖書館，一個爲文學研究者足跡常到的地方。羅威爾就用着這種精神，寫作他那篇論書與圖書館的富有暗示力的文章，他說，「每個人的教育的較好部分是他給與自己的教育，而爲了這，一個好的圖書館應該供給那機會。」這就是一個學生之精神的和一般教育生活的家庭，他的一切獲得都集中在這裏，而且他是常常從這裏測度自己在環境中的地位。如果問到在這裏那一種特殊的讀物最爲迫切，那顯然是散文比詩歌重要得多，而在各種散文文體之中，歷史的散文是基本的，這是每一個學生都不能忽視的一部分讀物。凡在可以發見事實的地方，就必須去探求事實，而我們也應該着重地說，歷史的讀物既然要求着學生最初的注意，也就要求着他以後的和繼續的注意。對於用英語的學生，英國和美國的歷史應該是一本入門書，又不但須注重那歷史的本身，並須注重它對於歐洲大陸諸國史的種種關係。他應該認識那歷史中的事實和事變；它的開始和進展，且至少在某等程度以內，應該熟悉那些隱伏的和決定的歷史的原理。但所謂歷史，並不是指紀年和編年史，也不是指史略和史綱，這一些，可以說是包含歷史的材料，卻並不就是歷史；同時，這裏所謂歷史又不是作廣義解的，即並不是應用在任何知識部門的記事，例

如勒啓的歐洲道德史那樣。我們說普通史是文學的一種體裁，它的構思和寫作都是抱着文學的目的，例如馬可梨的英國史，台勒耳的美國革命期文學史，幅禮門的歐洲史綱是不嚴格地文學的，和他的諾爾曼征服史不同，因為這兩本書的觀點是實質上不同的。

第二個目的是「教化」，這一個詞有時用作廣義，是指一般的精神訓練，但現在我們卻用的是較狹的和大家都懂得的意義，就是一種特殊地審美的訓練。它是指趣味的教育，就是從它作為一種心靈的機能那種特質和功能上說的。亞諾爾特稱這為「美的意識」，或者應用於著作和批評時，就是「風格的本能」。這是一種認辨什麼是美的能力，以及一種欣賞美的感覺性。因為它有它自己的一種本質和領域，所以也有它自己的法則和程序，它自己的表現方式和培養方法，它自己的理想和目的，且必須由那些要實現它的目的的人看作這樣的。在這裏，不像在歷史裏那樣有着文學的和非文學的之對照。教化是澈頭澈尾的一個文學的名稱，且從希臘羅馬文學的最初期起就是這樣解釋着和應用着的。所謂有教化的人或民族，必都熟悉書本和作家，必都熟悉文學這個題目。於此，學者就被引進了美術的範圍，以與機械的或實用的藝術成爲對照。於此，文學本身也被

化爲一種美術，無論它的較實際的目的是什麼。於此，美是爲它自己的目的而被研究和稱頌，同時在像我們這樣專心於物質利益的時代和民族，它也盡着它的有益的使命，並且主張教育隨其輕視著作和生活的藝術方面的程度而算未盡它的首要的目的。所以培根雖是一個哲學家，卻也告訴我們說「學問」不但輔助「能力」，並也「輔助裝飾」，又說一個發展勻稱的人是不能忽略人類訓練的這一方面的。因而，文學本身也曾有時被主張極端的人們僅僅從教化的方面去解釋，而解作了「美文」，同時德國人則流於其他一個極端，只認識它的教訓和思辨的方面，故必將這兩極端來做一個折衷，方纔算得是合理的見解。

如果問起在這裏是那一種文學應該攻究的呢，那我們就立刻進入了詩歌的範圍，而這一事實就顯示了教化所包範圍的廣袤了。詩歌之傳達作者的思想，不但是用聲律的形式，並且還得通過想像，感情和趣味的過道，這就是詩歌所以別於散文的一個必要的因子。詩歌澈頭澈尾是藝術的，在這種作品裏面，形式取得了它自己的一種重要，而作者的趣味的表現和讀者的趣味限制，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因子。在這一點上，它是沒有匹敵或可畏的勁敵的，散文之中唯一可以幾近於它

的只有小說裏所見的浪漫的散文，和較輕鬆的雜文裏所見的描寫的散文。有個近代批評寫道，「詩歌之爲一種美術，是具有着種種可以作爲教化手段的特質，爲散文之最大可能性所遠不能及的。」凡是留心近代教育傾向的學生，必曾明白覺察提高詩歌到它的相當水準的那個目的是逐漸在增長。近代人主張詩歌和散文不應該彼此成了太顯著的對照，卻須容許兩者協力去成就它們的有益的目的。遠在依利薩伯的時代，錫德尼開了爲詩辯護的爭議，後來德來登和雪萊繼承他的工作。至爲詩歌之魔力辯護最力者，在用英語的地面之中曾無一人及得馬太·亞諾爾特。所以，文學的學生對於文學的這一支派是必須爛熟的。他必須知道它的內容和精神；它的法則和組織；它的傑作和大師，以及它如何日益充分地進入了時代的思想和生活。凡是熟悉詩歌的文學的，就決不會不是一個有教化的人。讀者由於逐日的參照和接觸，其力就足以造成一種審美的心型和習性，而不可覺察地成爲一個具有趣味和優美感情的人了。他的詩的想像可以加速和洗練；他的文學觀可以擴大；而且整個的人都會逐漸地和美的東西結成更充分的親密和同情。

此外，文學的閱讀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訓練」，這是用着它的完全的意義解的。當如今一般

批評的傾向正趨到反對方向的時候，這個原則尤其有着重它的必要。如今的人都從文學的閱讀和文學的研究之間去劃出一條嚴格的卻無根據的界線；據說其一是非正式的，消遣的，隨便的，往往除開個人的取樂或作爲正經探討的餘興之外再沒有其他目的，其他則是一種實在的知識的程序，且因其如此，所以和文學的首要目的及理想全不相干的。像這樣的理論，我們立刻可以看出是狹窄的，皮相的，和事實不相符的，只能賅括文學這名詞所應賅括的地面的一部分，而且不能使它在一切有關係的知識探討裏面佔有一個應得的部門。我們如說一般人關於文學的範圍，性質，基本原則及目的的等等的見解的錯誤，大多數由於這種根本的錯誤而起，也不爲過，因爲由於這種根本的錯誤，文學的真正內心是被閹割了，而且除了它的無生命的和無用的軀殼之外什麼都不剩了。文學誠然是把個人的快樂當作它的目的之一的，而且它的不在少數的形式，如小說，較輕鬆的雜文，抒情詩和描寫詩，確都着重在著作之愉樂的和消遣的方面。然而這不過是它的目的之一，且是最不特色和主要的目的。我們如今用「文學的閱讀」這個詞，如培根用的那樣，是當作「文學的研究」的意味的。像培根說的，「學問可以輔助能力」或另一句更確切的話所說，「爲思量

和考慮而讀書。」因而，他主張有些書是只供人「嘗味」的，就是說，迅速而非正式地讀的，其他的書則須「咀嚼和消化。」一言以蔽之，讀書是要用心的。讀書應該使它成爲一種事務或事業，務使一個人可以把他的最好能力都運用在裏面，且可以通過它的媒介而使他的能力更加顯著而有效。文學是思想的表現。因而，如果問起那一類的文學該去閱讀且作爲讀者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我們的回答是，「訓練的書，」使我們能够「思想和考慮」的書，包含思想和產生思想的書，務必因接觸了它們，而一切的心力都會被喚醒，並且全部的精神存在都可以加速和擴大的。散文之在哲學方面的，就是這一類書的一部分，還有不屬描寫的雜文而屬批評的部門，也在這一類。雖是小說，屬於哲學性質一類的，以及不同於抒情詩和描寫詩的史詩和悲劇，也可以算在裏面。此外還有高級的歷史散文，就是把關於種屬的大原則討論着且應用在國家和帝國上的。總之，現在所求的是散文和詩的嚴格地知識的表現，其中務必要實質支配着形式，而以精神的印象爲作者的最後目的。

一切文學的閱讀的最後目的和最主要目的，就是「興奮，」衝動，」精神的和文學的感興」

——就是讀者的心靈之深澈和通透的推動，而使他的情緒和知識的自我受着了電流而加速了機能的。這樣的作用，最好可以用一個名詞表出來——「興奮的文學」就是推動和燃燒讀者的全人格而喚醒他的一切潛伏能力的。偉大的文學傳記的閱讀，如密爾頓，柏克，克倫威爾等人的，都可以造成這樣的效果。關於一個偉大歷史事件的研究，例如法國革命，或關於一種偉大的歷史場面的研究，如滑鐵廬（Waterloo）戰爭，也可以收這效果。將靈魂沈侵於一個悲劇的逐漸展開，如漢姆列德和利爾王，也是同樣。關於偉大的文學的演說詞的研究，如西塞祿或韋白斯特的，也是同樣。總之，凡是關於那種和生活力一齊搏動的文學的研究，都能收得這樣的效果。

這一些，據我們所能想到的，就是賢明的文學學生當坐下來考察它的內容時所抱的首要目的——就是「報知」，「教化」，「訓練」和「興奮」；就是集收知識以供心靈的工作，洗練趣味以期能够辨別最好者，以及積極加強心力和將一種新精神去滲入每一種能力和機能。所以，如果再賅括些問，到底那一類的書和作家應該我們閱讀，我們的回答是，「偉大的文學書」；每個時代和民族的傑作；而其中特別要注重新自己本國的作家，就是羅柏特生活在「偉大作家」這個標題之下

的那些作家；即思想，文字，和一般風格上都是偉大的；所表達的真理和所以表達真理的狀態同樣偉大的；而又是對於趣味和智力，想像和意志，同樣具有訓練作用的。羅威爾就像這個樣子主張書本的選擇和熟讀，他說閱讀這樣的書本就是「去接觸優異精神的優異思想，並且於不知不覺之中會獲得那個優異社會中的良好習俗。」曾有人請羅威爾推薦一批良好的書，他回答說，「限制你自己在任何文學中的超等書就行了。」愛默生也抱着同樣的見解，勸我們擱開當時一般區域的和地方的文學，而去熟讀那種崇高的，寬大的，和廣博的——就是柏拉圖，波盧塔克 (Plutarch)，巴斯噶 (Pascal)，哥德，莎士比亞，密爾頓之流；也就是他說的「具有贖罪作用」的書；「在我們的生活裏地位有如父母，愛人，和熱烈的經驗的那種效同藥物的，嚴肅的，權威的書；」給我們以「不朽的知覺」的書；「一般具有氣象和餘裕的信仰者」的書；能使讀者因此而被提升到較高的水準並與一切好的東西都能融洽的書。

總之，你要讀有益和健全的書，就是徹底清明和健實，絕不受一點不健全的影響，而充滿着領導和穩健的暗示，充滿着有益的目的，而且是對同胞具有同情心且完全旨在改善人類的狀況的

作家所作的，不爲利而爲善。不爲作者自己而爲讀者的。凡是這樣的書，必都抱着嚴肅的目的以求解決人生的迫切問題，必以基本的狀態而處理着基本的問題，且必盡力要廓清氛圍而期在這裏面更容易過着正當的生活。

第二章 文學諸體裁的發生和生長

在文學的境界裏，最有趣味的研究之一，就是從它的表現之爲固定和變化的觀點的研究，——就是關於文學之元素和面相的研究。文學裏面有着文學生活之固定了的狀態和現象那樣的東西，在研究歷史的讀者，這就叫做一種由一時代到一時代的歷史的繼續性，那是一成不變的，乃至可以假定它是無時不存在，而且可以當作如此去預料它，利用它的。這樣，每一個大民族都有它的特徵的文學的歷史，生活，和個性，以與其他一切民族劃出區別。德國，法國，西班牙，無不如此。當我們把歐洲的條頓文學當作一個賅括的型來說時，我們是確然知道自己意味着什麼的；這樣的型之由一時代到一時代保持着它的同一性，就猶之條頓族的面貌在形狀上和態相上對拉丁族或亞細亞族保持着它的型一般。

在這一點上，文學的法則就正如自然界裏的法則，以及知識活動的各分野裏的法則。這其中

是有着——而且必須要有——一種不變性，在這基礎上事實和真理乃可以考察；並且要有一個地位和條件，使一切觀察都可由此出發。這當然不必是機械意味的所謂一致，也不必是一種空白的和無生命的單調。這寧是一種統一，固定，和自己一致的原則，由於此主要的類型乃可保持，而在一切擾亂的勢力之中仍可維持某種根本的巨大的原則。

當考爾多普先生說起「十八世紀的保守主義」時，一定指這種情形而說的。他所說的保守主義，意思是指歷史的和文學的傳統的保留，因使兩個時期間的聯絡可以維持，而一條發展的線索可以從最初期維持到最近。

這樣，古代英語自然地渡入了近代英語，依利薩伯時代的英語渡入了黃金時代和佐治時代的英語，不僅因為其一按着時代跟着其他而來，像一個世紀必須跟着前一世紀而來那樣，卻是因為有一種更密切更高等的聯絡，就是一種歷史的也是哲學的和文學的順序，繼續着那個統緒，而給與它共同的類型的功能。

但文學之具有一種變化的型和生命，卻也同樣的真確。這情形，大概最好可從所謂「文學的

過渡」上看出來，一部分也就說明了罕特 (Hunter) 所謂的文學生活之「阻礙的進步」。德國文學中當路德完成聖經翻譯時的過渡，希臘文學中當共和國傾覆以後的過渡，法國文學中當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時的過渡，英國文學中當十六十八兩世紀時的過渡——凡此，都是這一個文學變異原則或發展原則的例子。

我們初初考察它們的時候，這種變化分明是驟然的，不自然的，但它們終於都要取得歷史的顯著，而在時間、地方和特質上都似乎服從着一種規律的法則。考爾多普說，「文學的運動是和宗教中之所謂美以美教派 (methodist) 及牛津主義 (Tractarian) 運動，以及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運動及急進主義運動同樣的分明和確定的。」我們可以補充一句說，它和科學及哲學上由進化引起的發展也同樣的分明和確定。

這當然是一種加重的說法，或竟是極端的說法。然而運動卻確是有的，而且是多少有點急進和普遍的，所以研究文學的學生當熱心於所謂固定的產物或著作的集體的考察時，必須注意到這些構成每個進步民族文學史一部分的巨大而往往急驟的變化，即必須注意到文學的進化。